

歷史與空間

■ 朱文興

歷下亭上聚芳華

歷下亭像個萬花筒。這個零點四公頃的湖心島，面積只是大明湖的千分之四，卻集豐厚的人文景觀和秀麗的自然風光於一身，從不同的方位看她，風光變幻，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我愛在超然樓西側的明湖岸邊眺望歷下亭：八簷翹角、紅柱綠瓦的亭軒曲廊，華貴典雅，在環湖垂柳的飄拂下，忽隱忽現，呈現出「多少樓台煙雨中」詩情畫意，令人遐思翩翩。

乘船登島，近看歷下亭，不同的季節會有不同的感受，柳芽吐翠的早春，荷浪迷人的夏天，蘆荻瑟瑟的仲秋，銀裝素裹的冬日，四季不同的美景都令我流連忘返。

我最喜愛的還是，在秋高氣爽的日子到歷下亭，觀賞清波拍岸、佛山倒影、蘆荻瑟瑟、秋柳蕭蕭的獨特美景，體味歷下秋風輕柔拂衣、令人神清氣爽的愉悅感受和人文意蘊。「歷下秋風」與「錦屏春曉」、「佛山賞菊」、「趵突騰空」、「鵲華煙雨」、「匯波晚照」、「明湖泛舟」、「白雲雪霽」齊名，是著名的「濟南八景」之一。清代崇禎年間的《歷城縣志》曾有記載，「歷下亭在歷山台上，面山背湖，實為絕勝，唐杜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昔人標景為『歷下秋風』。」其實，更富詩情畫意的美景是明湖秋月，在晴朗的夜晚明月升起之際，乘船登上歷下亭，面臨煙波浩渺的湖水，清麗寧靜，呈現出「萬頃長湖平似鏡，四時月好最宜秋」的意境。極目遠望，天上的月與水中的月交相輝映，水生光，月更明，恍若置身仙境。

歷下亭又稱古歷亭，因南部有歷山即千佛山而得名。天下亭子千千萬，經得起世事變遷風霜雨雪吹打、延續千年成為名勝的古亭，必有深厚的文脈作滋養，歷下亭就是歷代名人名士相聚雅集、把酒臨風、吟詩賦詞的風水寶地。

早在唐天寶四年即公元745年的夏天，34歲的詩聖杜甫就來到濟南，在歷下亭參加了一個少長咸集、名人薈萃的宴會，東道主是時任齊州司馬的李之芳，主賓是其從祖、擅長書法文章的名士、時任北海郡（治所在今

山東青州）太守李邕。李邕是杜甫的伯樂，自相識於東都洛陽後，交往不斷加深，開元年間在長安結為忘年交。名士雅集歷下亭，觥籌交錯詩聲朗。秀美的山光水色，令杜甫詩興大發，即席吟誦了《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五律一首，「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詩中所指的歷下亭，在今五龍潭附近，始建於北魏時期，著名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到濟南考察水系後，曾在《水經·濟水注》中記述過此亭，「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極水木明瑟」。「池」指五龍潭；「客亭」是相對於「驛亭」而說的，指官宦大戶用於迎送貴客的亭子，應是歷下亭的前身，從北魏始建，到杜甫來遊，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所以杜甫以「此亭古」相讚詠。被酈道元稱為「客亭」的這個亭子，歷經二三百 years 仍默默無聞，詩聖杜甫的登臨，即興吟誦的一首詩，使她第一次有了一個集地理方位及人文底蘊於一體的響亮名字——歷下亭；「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杜甫的詩句，使歷下亭成為名勝，濟南也名聲鵲起。

歲月風霜，使歷下亭幾度存廢，幾經變遷，至唐末已成廢墟。後人不忍心此亭失傳，幾經易址重建。宋、金、元、明時期，坐落在大明湖南岸的歷下亭又幾經興衰。清康熙三十二年即1693年，山東按察使喻成龍和山東鹽運使李興祖二人在大明湖今址的小島上重建歷下亭，竣工時，喻成龍還專門邀請蒲松齡從淄川到濟南參加新亭落成宴會。席間，蒲松齡揮毫蘸墨，一氣呵成，吟詠了千字賦文《古歷亭賦》，讚美了大明湖美若仙境的山光水色，頌揚了古歷亭歷經興衰得以重建、依然芳華滿園的功績。賦文開頭寫道，「亭以地名，物以人見」，繼而寫道，「憑軒四望，俯瞰長渠；順水一航，直通高殿。籠籠樹色，近環葦葦之牆；泛泛溪津，遙接芙蓉之苑」；「葦葦把露，翠生波而將流；荷葉連天，香隨風而不斷；蝶迷香草，疑謝氏之池塘；竹蔭花齋，類王家之庭院」……每當我來到歷下亭，總會到東南側



歷下亭

網上圖片

一扇鑲嵌着石刻《古歷亭賦》的牆壁前，默默地誦讀這篇使歷下亭聲名遠播的賦文。

步入雕樑畫棟、重簷八角式的歷下亭，南側門廊廊柱上的楹聯是由清代著名書法家何紹基書寫的杜甫詩句，「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畫龍點睛般地勾勒出了歷下亭的悠久歷史和濟南的人傑地靈，令我肅然起敬，駐足凝視。進入廊門，由乾隆帝題寫的「歷下亭」三個金黃色大字的匾額鮮艷奪目，門兩側各立有乾隆書寫的石碑一塊，左側為「歷下亭」三字，右側為詠歷下亭的詩碑，鐫刻着乾隆帝書寫的詩三首：「芳州城郭裡，亭樹畫圖間。杜句已成古，春遊偶趁閒。漁歌隔浦遠，橋影臥波彎。一棹逢瀛到，仙風那引還。」「天光澄上下，詩意寄煙波。濯戟銀鱗直，連拳玉鷺多。浮圖森古壁，遠岫滴新螺。萬頃碧漪外，輕帆瞥眼過。」「朱欄橫綠渚，倒影漾澄泓。煙柳萬千樹，春禽三兩聲。從來稱歷下，到此適清明。流水落花意，維摩句有情。」乾隆帝的詩，客觀地描繪出了大明湖歷下亭的秀麗風光和厚重人文底蘊。

亭北是名士軒，軒內西壁上鑲嵌着李邕和杜甫的線描石刻造像；東壁上題有何紹基重修古歷亭的詩，「當時北海宴工部，海右此亭已稱古」。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濟南居住多年，「半在歷下，半在章丘」。他一到濟南，就被大明湖的美景所陶醉，即興賦詩，在《濟南》二首中寫道，「落日天邊見二峰，平陵湖上出芙蓉。西來水竇緣王屋，南去山根接岱宗。積氣蒼茫含斗宿，餘波瀲灩吐魚龍。還思北海亭中客，勝會良時不可逢」。詩中不僅讚詠了濟南秀美的山水風光，更表達了對杜甫李邕等名士在歷下亭勝會的追思和景仰。

這真是，名人薈萃傳文脈，歷下亭中聚芳華。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李我是通俗作家

有記者走來訪問，其中有個問題：李我的天空小說，與通俗小說有何關係？

事緣我編了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將李我的天空小說也選進去了。天空小說透過收音機廣播，如無文本記錄，以一九四零、五零年代的科技，又怎可流傳下來？李我每講完一部「古」。便有單行本印了出來。這種形式，和古時的話本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唐朝的「廟會」，宋時的「瓦市」，都是「講古佬」雲集之所。廟會為統治階級和佛教僧侶所重視，通過文藝表演來宣傳教義，弘揚佛法，端正人心。表演形式據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云：「常設女樂，歌聲繞樑，舞袖徐轉，絲管嘹亮，諧妙入神。」

歌舞之外，又有百戲演出，「士女觀者，目亂睛迷。」此外，有僧侶的「僧講」、「俗講」。「僧講」一本正經，「俗講」以故事為主，亦有雜以佛經故事。這是說書開始興旺的原因。

到宋朝的瓦市，這種民間娛樂場所更

上層樓，都市的空間地方，逐漸聚集了各種民間伎藝，除百戲外，還包括了小唱、說書等，尤其是說書人，雜在其中，吸引了不少人「聽書」。除瓦市外，其他如茶樓酒肆，街頭空地、鄉村寺廟，都有說書人在講個不休。

因此，李我等人在電台講古，即是「摩登說書」，講完後有文本留下，便如古時的「話本」。那時，有所謂「書會」為之編寫；書寫的便稱為「書會先生」。編成書的，即「話本小說」、「擬話本小說」，屬中國傳統文學的「通俗小說」。李我的「講古文本」是經過整理的，至今成書多少，已無從考究，傳留下來的，多已「肢體不全」。「天空小說」是「摩登話本小說」，將之歸納為「通俗文學」，其原因在此。

然而，要成為文學，當然要有文學元素。李我的「天空小說」，吾生也晚，沒有聽過，但據而成書的，卻有涉獵，文字尚好，情節安排緊湊，結構也有特別之處，頗具電影感；如他最負盛名的《蕭月白》，成書時改為《慾焰》，開篇採倒敘法，先敘蕭月白要遁入空門，再而娓娓道出他的身世，兩字記之曰「慾焰」，「慾」而成火，罪惡和悲劇遂由此生。蕭月白是主角的姓和名，整理後，採「慾焰」這類為文藝腔的詞彙，可見李我的苦心經營，不限於要成為「講古佬」。

在當年一眾「講古佬」中，還有個鄧寄塵，講罷也有文字記下，但內容多鄙俗，文學元素幾無，雖然同獲聽眾擁戴，但難與李我頡頏。

「天空小說」這名稱，值得一讚，據云是任護花要將《蕭月白》搬上大銀幕時，和李我想出來的。

至於坊間傳言，天空小說的文本，非李我所寫，而是他當年的秘書仇章。李我雖否認，真確如何，亦難以考究了。將李我的天空小說列為「通俗文學」，是我的大膽嘗試，可抑不可，那就見仁見智了。



李我的成名作。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做到隻積咁，做到隻屐咁，做到隻狗咁

婷婷和輝仔早上在地鐵車廂內相遇
輝仔：婷婷，好忙呀？好耐冇見你「蒲頭」（露面）囉嘢！
婷婷：輝仔，挨年近晚，我哋法律界呢行，個個客都話要搞埋先至過年，全世界咪「做到隻「積」咁」囉，真係「得閒死，唔得閒病」！
輝仔：話時話，「積」係乜嘢嚟？
婷婷：下，人講我又講咩？係乜？真係唔知嘢！不如搵上我哋個「老同學群組」度討論吓喇！
輝仔：佢哋啲料咪係嚟㗎「百度」物「維基（Wiki）」度「灼」（extract）出嚟，好多時俾係流料嘅！
長者乘客：唔好話我多口，我「食鹽多過你哋食米，行橋多過你哋行路」，都只係聽過「做到隻「屐」咁」，冇你哋講嘅「做到隻「積」咁」嘢！
年輕來客：我就淨係聽過「做到隻「狗」咁」嘢！
婷婷：又「積」、又「屐」、又「狗」！媽呀，好亂呀！

1976年，許氏兄弟推出喜劇《半斤八兩》。由於內容針砭時弊，且成功捕捉到當時香港低下層的心聲，首輪公映時打破了開埠以來的票房紀錄，其主題曲《半斤八兩》尤其唱到「開晒巷」（街知巷聞），當中部分歌詞及後成為港人的口頭禪，最膾炙人口的莫如：

做到隻「積」咁嘅樣

後來有人將之簡化，講成：

做到隻「積」咁

「壓力很大，做得很辛苦」是大家對此片語的理解，不含爭議。對「積」這個「名詞」的理解，原創人並無交代，但根據由中上文下理，大家也能想像「積」應是某種代表工作辛勞的東西。隨後的幾十年，坊間不少人，包括對粵文化熱愛的人士、人稱（自稱）的粵語專家，爭相查考「積」的來龍去脈，惜眾說紛紛，莫衷一是。最終有位公認的文字學者「大義凜然」地站了出來，對「積」的本字作「一鍾定音」，爭議總算告一段落。各家之說整理如下：

有人說，《半斤八兩》的作曲者許冠傑可能很喜歡玩撲克（poker），而撲克中的「Jack」（譯作「積」）可指僕人、雜工。「做到隻『積』咁」即是像僕人、雜工般辛勞。筆者不是不認同僕人、雜工工作繁重，可這兩個工種不夠代表性。



有聽過車房工人把車「積」起來（jack up the car）更換「車呔」（tyre）嗎？用以升起車身的工具叫「千斤頂」（Jack），人們用了它的譯音「積」作為其俗稱。「積」之所以叫「千斤頂」就是它能「頂千斤」，有人以此借喻承受着巨大壓力，那麼如在工作上須經常「頂千斤」的就是挺辛苦的了。筆者認為這裡談的屬廣東俗語，故應與「西方」事物無關，此說法對上一個解讀也成立。

有人認為「積」是「疳積」的「積」。「疳積」，俗稱「生積」，常見於幼小兒，主要病徵是飲食反常、面黃肌瘦、腹部鼓脹、精神萎靡，所以做到精神萎靡就是「做到隻『生積仔』咁」，簡化之變成「做到隻『積』咁」。

有人認為「積（zik1）」的本字是「瘠」（文讀「zek3」，白讀「zik3」），只是讀時變調而已。「瘠」者，瘦弱疲憊也；所以做到很疲勞就是「做到隻『瘠』咁」，可「瘠」不是「名詞」！

那位公認的文字學者則認為「積」的正字是「𦵏」。據文獻，「𦵏」有打擊、勤苦用力之意，而「做到隻『𦵏』咁」就有「操勞」之意。查「𦵏」讀「吃」，怎麼音變也轉不了「積」的讀音來，更何況給出的是個「動詞」，這教筆者如何「收貨」呢？奈何其名氣大、「粉絲」（fans）多，他這個說法有誰敢挑戰或由誰來推翻呢？

早在「做到隻『積』咁」未面世前，筆者已從不少年長一輩得知以下一個相仿的片語：

做到隻「屐」咁

「屐」，讀「劇」，泛指鞋。「做到隻『屐』咁」一如「做事時需不停的走來走去」，那就是「疲於奔命」了。從另一角度，「屐」指「木屐」；用普通話讀「木屐」和「木雞」是一樣的；有個成語「呆若木雞」，即可把「木雞」看成「呆」，「做到隻『屐』咁」便相當於「做到呆」，與大家所理解的意思吻合。為此，筆者有理由相信原創者大有可能「執筆忘字」和「欲讀忘音」而把「做到隻『屐』咁」中的「屐」字寫成「積」，繼而譜出一個驚世錯謬來。事有湊巧，「積」、「𦵏」、「屐」、「雞」的普通話讀音都是「jī」！

那該個大學者何以犯上錯誤呢？「一字咁淺」（道理顯淺）——他不是基層，因而沒機會接觸到基層用語，就只能用文獻為基礎的解釋法，以致鑄成貽笑大方的錯誤。筆者在某次與一位當代語言學者的深度交流中，他不諱言大專界普遍「離地」，主因是絕大部分學者一輩子都在大學校園內鑽，說不食人間煙火也不為過，對粵語這大眾化方言有多理解可想而知。

至於「做到隻『狗』咁」，中國人從來沒有這個說法，而「西方」就有：

It's a dog's life.

【過着如狗般的歲月（借喻生活苦悶沉悶）】
大家也可從英國搖滾樂隊披頭四（the Beatles）於1964年推出的一首歌《A Hard day's night》中的兩句歌詞得以理解：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and I'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這是經歷整天辛勞的一個晚上，而我一直如狗般的工作。】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一）七絕

一灣碧水半灣山
款款晨曦下雲端
入海輕寒揮臂去
不知節令已冬天
（二）鷓鴣天
曙色依依起海灣
晨風如縷夜如煙
三冬凍水勤划臂
萬頃清波任撒歡

防冷褲，禦寒衫
不如一念駐心間
若將凜冽尋常視
使得風流數九天

香港是個適宜冬泳的地方。氣溫不算特別低，卻也讓人感受到寒冬的凜冽，能起冬泳之效。更重要的是，游泳場地和設施齊備，有較暖的室內泳池，也有較冷的室外泳池。香港彈丸之地，僅政府康文署管理的公眾泳池就有44個，分佈也很均勻，市區22個，新界和離島22個。其他機構包括大中小學校、住宅物業、慈善團體等，管理的泳池更多。當然，對游泳愛好者來說，最好的去處還是公眾泳灘。

公眾泳灘由香港政府憲報公佈，歸康文署管理。全港現有41個刊憲的泳灘，正常開放的38個。3個臨時關閉，一個因泳區水質疑遭污染，一個因為水流湍急且水底不平坦，還有一個由於泳者太少，冬季平均每天不足1人。公眾泳灘配備的服務設施，計有餐廳、小食亭、燒烤爐、更衣室、淋浴廊、洗手間、泳屋、浮台、防驚網、救生員服務等十來項。每個泳灘根據實際需要配備，多數為七八項，其中五項是必備的：更衣室、淋浴廊、洗手間、防驚網、救生員服務。

游泳的好處沒有爭議，對冬泳就有不同看法。我平常運動不多，游泳算是一個。年輕時還游過冬泳，積雪飄冰之間頗有成就感，可惜沒有堅持下來。2017年參加「維港渡海泳」，受到激勵，打算把游泳作為常運動，

飛向田園、房舍、阡陌
彷彿要洗淨人世間的塵埃
讓生命的原野盛開一朵朵
清幽、自由、安怡的白蓮花
飄飄渺渺
靜聽雪落江南的聲韻
分明是一首優雅的圓舞曲
與江湖的暖色對舞
最哀婉
恰似一隻隻潔白的夢蝶
晶瑩的雪花
是否照亮姑蘇城外那片詩魂
夜泊楓橋的一盞漁火
張繼曾踏歌尋訪
抵過風花雪月的江南
素雅的清東
穿過冬的門楣

冬泳淺水灣

■ 江 鄰

不間斷地做下去。開始在就近的堅尼地城游泳池游了一陣子，後來跟着一位有經驗的朋友，去了淺水灣泳灘。在公眾泳灘中，淺水灣自然風光是一流的，人文景觀更是出類拔萃。

淺水灣位於香港島南面，整個海灣呈新月形，依山傍海，浪平沙細，灘床開闊，昔日被列入香江八景，名曰「海國浮沉」。淺水灣英文名Repulse Bay，源於1840年代停泊該灣的英國軍艦HMS Repulse，日佔時期一度被改名為「綠ヶ濱」。不過，香港人只叫它淺水灣。灣內有一個鎮海樓公園，極具中國傳統特色：七綵樓閣，飛龍盤旋，十多高的「天后娘娘」和「觀音菩薩」面海而立，海龍王、河伯、彌勒佛、福祿壽環侍左右，其樂融融。據說，來香港旅遊，「兩灣」非去不可：一為銅鑼灣，一為淺水灣。不去銅鑼灣，不可以感受香港購物之都；不去淺水灣，不可以領略香港海天一色。淺水灣的風光，春花秋月，朝暉夕陰，各有其妙。單就泳灘而言，最熱鬧的時節自然是夏季，沙灘上人來人往，各式泳裝爭奇鬥艷，色彩斑斕。冬天慕名而來的遊客，大都是觀景，下水游泳的並不多。然而，此時若有緣下水，碧波萬頃，泳者寥寥，更有天高海闊之感，雲舒雲卷，隨波逐流，別有韻味。

經歷了海泳，才知道冬泳的魅力。泳池的最大優點是方便，不需要做多少準備，尤其熱水淋浴是冬泳一寶。但海泳凸顯了泳池的枯燥。在微涼的海水中，思緒是暢達的，肌肉是緊致的。相反，在溫吞的泳池裡，思緒是緊迫的，肌肉是懈怠的。泳灘好比郊野散步，泳池卻似跑步機上走路。大海裡充滿生機的一圈，泳池裡需要幾多單調機械的來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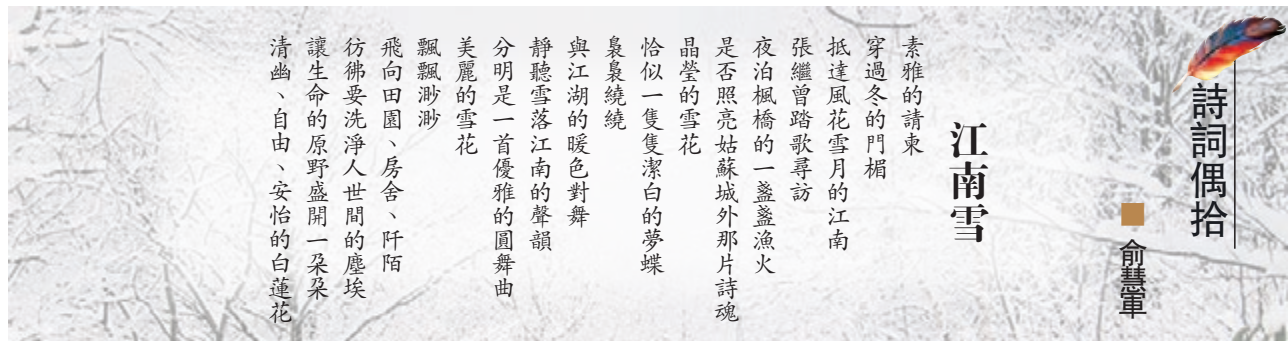
香港的生活節奏整體後移，上班普遍比較遲，很多活動都安排在晚上。我的冬泳就只能趕早上了。下水時天還未大亮，冬至前後，尤其如此。往往是游着游着，路燈滅了，天光開

了，沿灣的建築慢慢顯露出來。如老電影，一幕一幕在眼前展現。這會讓人聯想，淺水灣作為歷史悠久的高檔住宅區，發生過很多故事。

譬如淺水灣酒店，1918年開建，迄今整整一個世紀，因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為人所熟知。小說中，男女主角在這裡情場鬥法，其實濃縮了世事滄桑。張愛玲是不惜以一場殘酷的戰爭來成就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麼？或者，她是想表現覆巢之下無完卵，面對一座城市的毀滅，那些戀愛中自以為精明的小把戲，又算得了什麼呢？經過傾城經過戀，白流蘇和范柳原終於「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這哪只是在講男女關係啊！世事幻象，每個人與滾滾紅塵的緣分，大抵都是有定數的，太較真就輸了。社會的表象，亦如它的實質，既不那麼好，也不那麼壞。原諒掉所有不如意的人和事，卸下自私的桎梏，順勢而為，簡簡單單地癡守着內心深處的一份溫潤過日子。十年八年，又一個十年八年，不要與自己的平凡為敵，歲月靜好。淺水灣開發得早，100多年過去了，今天仍是一片旺地，實屬難得。更難得的是，它始終保持了本色天然。正如我們在泳灘遇到的一對老夫婦，他們從1949年開始在這兒游泳，春夏秋冬未曾中斷。可以想見，這幾十年來，他們是怎樣單純而健康地生活着。以近90歲的高齡，一顆豁達的心，真實，簡潔，韻味無窮……

游畢，從大海裡起來，踩着細嫩的沙，沐着沁涼的風，伴着依依曙色，新的一天舒展地開啟着。沖完冷水淋浴，套上暖暖的衣服，寒意漸去，彷彿能感受到血液流動，全身的細胞都在微微跳動。晨曦如縷，晨風如水，漫天清新之中，身體的快意升起，思想被簡化了。一場冬泳下來，生命彷彿經歷一次提純。多想肉身，少想心靈，這樣的感覺，真好！



江南雪

詩詞偶拾

俞慧華